

續資治通鑑

(五)

中華書局印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七

起元豐七年正月盡開禧二年正月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

皇帝

景定三年蒙古三年秋七月丙辰詔州縣官廩祿不時

給者御史臺覺察或以它物折支計贓論罪蒙古

命宋子貞參議軍事子貞至濟南觀形勢說史天澤

曰李壇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

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築環城圍

濟南壇自是不得出城西南有大澗巨歷山史樞一

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於澗中淫雨暴漲木

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葦炬數百置

城上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

大潰蹂躪死者不可勝記董文炳知其勢蹙乃抵城

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

取死也田繼降城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

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參議官

姜或言於哈必齊曰聞王面受詔勿及無辜今城旦

夕破宜早諭諸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

噍類矣哈必齊曰汝言城破解陰陽耶或曰以人事

知之哈必齊爲下令禁止甲戌壇知城且破乃手刃

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爲蒙古所獲天澤殺

之解其體以徇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

精忠（政異）宋史理宗紀八月戊戌李壇兵敗爲大元所誅事聞部

史至宋贈官則連書之初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

而善戰哈必齊以配蒙古諸軍陰使殺之文炳當殺

二千人馳告哈必齊曰彼爲壇所脅耳殺之恐乖天

子仁聖之意哈必齊從之然它殺者已衆皆大悔時

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

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

於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

軒授詔委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

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壇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

民之權天澤奏罷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

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蒙古廉希憲治關中政事

修舉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

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趙壁素忌希憲勳名及李

壇以叛誅因言王文統之進由希憲及張易所薦引

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

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蒙古主曰希憲自幼事

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戊寅侍御史

范純言前四川制置使俞興罷任鐫秩罰輕宜更褫

奪以紓衆怒奏可蒙古以夔府行省劉整行中書

省於成都潼川蒙古闕達等路都元帥汪良臣以

釣魚山險絕不可攻請就近地築城曰武勝以扼南

師往來從之辛巳詔重修吏部七司法從賈似道

意也蒙古以都督府參議姜或知濱州時山東新

復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爲牧地縱牛馬壞民田殘桑

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爲太守桑 蒙古
張文謙薦郭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蒙古主召見面
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山
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
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運河以避浮
雞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
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漕河東至古任城失
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
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漚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
磁州東北溢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溢陽邯鄲洛州
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漕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
孟沁河雖可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
合引東流至武涉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
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
中間順河北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
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蒙古主嘆曰任事者如此人
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八月己丑守敬請先
引玉泉水以通漕運廣濟河渠司王允中亦請開邢
洛等處漳溢漕河達水以溉民田並從之 甲午海
州石湫堰城 丁酉築蘄州城汪立信上新城圖詔
獎諭 戊申蒙古敕王鶚集廷臣商權史事鶚等請
以先朝事蹟錄付史館 蒙古河間平灤廣寧西京
宣德北京隕霜害稼 九月戊午蒙古濠州萬戶張
宏略破宿蘄二州 壬戌蒙古改邢州爲順德府
溫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守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
丁丑詔授迪功郎致仕本郡給俸 癸酉蒙古都元

帥庫庫卒於軍以其兄阿珠代之 閏月甲申朔蒙
古賑沙肅二州饑 丙午詔應知縣已罷雖經赦毋
注緊望著爲令 庚戌蒙古發粟三十萬賑濟南饑
民 冬十月庚申蒙古禁諸王使臣師旅恃勢擾民
者所在執以聞 蒙古以郝經劉人傑使宋未還廩
其家 甲子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
院事 庚午蒙古鞏昌總使汪惟正屯田利州 甲
戌歸化州岑從毅納土輸賦詔改爲來安州從毅知
州事世襲 乙亥蒙古立中書左右部分總庶務命
回紇人阿哈瑪特舊作阿合今改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
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事得專奏不關白中書張
文謙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
中書不問則天下孰蒞之乎蒙古主然之 十一月
丁大全旣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孟酒間翁
明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
爲變廣西經略朱禔孫聞於朝壬辰詔改竄大全於
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禔孫殺之禔孫
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大全於水而死 癸
巳馬光祖提舉洞霄宮 丙申資政殿大學士致仕
徐清叟卒諡忠簡 戊戌以夏貴知廬州淮西安撫
副使 乙巳蒙古主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
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丁未皇孫資
國公焯卒 戊申蒙古升撫州爲隆興府 十二月
甲寅蒙古封皇子珍戩舊作真今改爲燕王守中書令
丙辰蒙古立河南山東統軍司東拒亳州西至鈞州
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寧海州諸萬戶隸山

東。丁巳蒙古立十路宣慰司以趙瑋等爲之。癸亥蒙古享於太廟。戊寅蒙古詔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統攝。蒙古楊大淵入覲拜東川都元帥命與征南都元帥奇徹舊作欽察改同署。大淵還東川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大夏。城不踰時而就。蒙古割北京興州隸開平府建行宮於興隆路。是歲蒙古成都經略使劉焜卒諡忠惠以其子元振代爲經略使。

景定四年蒙古四年春正月乙酉賈似道遣楊琳賁空

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至大獲山招蒙古楊大淵南歸。大淵從子文安執琳以聞蒙古主命殺之。丙戌蒙古

主怒大臣罪且不測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相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

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意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

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

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雖成爲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怒始釋。蒙古興元判官

費寅致異廉希憲傳作費正寅今從商提趙良弼傳有罪懼誅誣廉希憲商挺

在京兆因李壇叛修城池兵潛畜異志以趙良弼爲徵癸卯召挺良弼赴闕既至蒙古主詰問良弼泣對

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蒙古主已入趙璧之譖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

誓死不少變乃罷。蒙古主召商挺問曰卿在關中

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邪抑位高而志怠邪比年論王文統者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爲人嘗與趙璧言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橫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或以歸己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既出蒙古主顧近臣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爲朕戮力邪卿等識之。蒙古命右丞相納哈代廉希憲爲秦蜀行

省覆視費寅所告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上見言曰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

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蒙古主撫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

久進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召入禁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

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僧子聰張易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

爲李壇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識其人也蒙古主曰朕亦記此由是璧之譖不行寅卒以反誅。

二月癸丑詔吳潛丁大全黨人遷謫已久遠者量移近者還本貫並不復用。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

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

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絳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

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于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

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級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杜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丁巳詔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言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給事中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罷之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忠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徐經孫所奏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見有甚於彼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甲子蒙古主如開平蒙古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致書於帝詰稽留郝經之故經久羈真州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其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創立規

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有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冒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羈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延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邪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本朝骨肉睽闕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以致太平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宜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置而不問豈天

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年亦休息之時也天畀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夫邦交之事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真宗幸澶淵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弃都邑高宗南幸隳讐崇好與金源再定盟誓海陵凶虐貫盈自斃高宗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啓邊釁寧宗復與章宗定盟好由是觀之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契丹與貴朝定盟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於今卽位之初先遣信使繼好弭兵而貴朝擯而不問經反復思惟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必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於國何損使貴朝所舉皆中所圖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刻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卽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挂甲淮壩而遂安然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旣大矣乎經聞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之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

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或者乃徇夫一己之勢狃於一時之利不忌天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熾投罽拘滯使人而別作爲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彼間探造鑿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之說以取容悅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經本布衣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卽以議和止殺爲請是以卽位之初卽命經行入境以來綿亘四十年凡有蘊蓄無不傾盡在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之意無它蔽匿貴朝必以爲不可必不能從何用置經於此或欲與較量疇昔必決勝負一主於戰則通好使人尤爲無用而乃仍自拘留陳說不答告歸不許老長日寢以銷鑠必自斃館下亦非貴朝美事也前後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則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蒙古詔諸路置局造軍器私造者罪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寧武保康軍節度使庚子以何夢然兼權知樞密院事蒙古伊克迪爾鼎舊作亦黑迭兒丁今改請修瓊華島蒙古主不從癸卯蒙古始建大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酒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於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於燕京是春蒙古都元帥汪良臣攻重慶朱禔孫出師拒之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橫擊斷

南師爲二，南師敗走，其趨城不及者，悉爲蒙古所殺。夏四月丙寅，官田所言知嘉興縣段浚知宜興縣葉哲佐買公田不遵原制，詔罷之。蒙古西京武州隕霜殺稼。五月乙酉，蒙古初立樞密院以皇子燕王珍戡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戊子，蒙古升開平府爲上都。辛卯，蒙古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丁酉，詔以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學布衣徐幾並授本州府教授。六月壬子，蒙古河間益都燕京真定東平諸路蝗。乙卯，臨安火。戊午，蒙古建帝堯廟於平陽。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峻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取其最多者，繼而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十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準直，登仕郎準三十楮，將仕郎準千楮，許赴漕試校尉準萬楮，承信郎準萬五千楮，承節郎準二萬楮，安人準四千楮，孺人準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破產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似道又以陳豸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大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嘗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濂劉子庚，鎮江則章垞郭夢熊，江

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用肉刑，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唯以買公田爲功，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庚午，宰執進玉牒，日歷會要，經武要略及徽宗長編，寧宗日錄。蒙古以烏珍爲中書左丞相。舊作塔察兒，今改。劉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從之。使者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使者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誠我之利，且可以通好。』文德請于朝，秋七月，置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無及，徒自咎而已。戊戌，詔以董宋臣爲入內侍省押班，舉朝爭之，不能得，祕書少監湯漢上疏曰：『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凶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形絕矣，豈料夫陰銷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卽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壺奧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計過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怒，嘯其僇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自行，甚可畏也。』不聽。禮部侍

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牟子才疏言董宋臣不可復用帝出其疏示輔臣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取譽沽名之巧擢權禮部尙書蒙古詔弛河南沿邊軍器之禁蒙古燕京河間開平隆興四路屬縣雨雹害稼八月辛亥蒙古升宣德州爲府隸上郡壬子蒙古以旱免彰德路今歲田租之半洛磁二州十之七丙辰蒙古以成都路綿州隸潼川

命阿托商挺行樞密院於成都凡成都順慶潼川都元帥府並聽節制甲子蒙古敕諸臣傳旨有疑者須覆奏壬申蒙古主至上都蒙古濱棧二州蝗真定路旱九月乙酉蒙古立漕運河渠司辛卯祀明堂大赦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

同知樞密院事葉夢鼎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己未發緡錢百四十萬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甲子命張珩兼知合州十一月甲申蒙古以東平大名

等旱量減今年田租丙戌蒙古享於太廟以哈坦塔齊爾張文謙行事十二月丁未朔詔皇太子宮講官詹事以下日輪一員辰入酉出專講讀備咨問以稱輔導之實

景定五年蒙古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務場貿易助收楮幣己亥蒙古立諸路平準庫

癸卯蒙古罷南邊互市申嚴持軍器販馬越境私商之禁二月癸亥蒙古敕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壬子蒙古修瓊花島疏雙塔漕渠辛未雨土癸酉蒙古主如上都詔諸路總管史權等二十三人赴上都大期會蒙古弛

邊城軍器之禁三月辛巳王堅卒賜諡忠壯馬

光祖復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己亥蒙古命尙書宋子貞陳時事子貞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

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宜選公廉有才

德者爲之令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縣提學

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蒙古主命中書次第行之辛丑蒙古立漕運司賈似道奏公田已成若復以

州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

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

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

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時毘陵澄江務爲迎合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

一石及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田主責

換其禍尤慘是春蒙古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作樂樂各有名盛德形容於是乎在皇上踐阼以來

留心至治聲名文物思復承平之舊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宮縣八佾樂舞以備郊廟之用若稽古典宜有

徽稱尙書省遂定名曰大成之樂夏四月丙午詔管景模妻孥陷沒效忠愈堅平時所得俸入率以撫

循將士遂至空乏特賜緡錢三十萬丁未以夏貴

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戊申蒙古以彰德洛磁路引漳滏洹水灌田致御河淺澀鹽運不通乃塞分渠以復水勢。辛亥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壬子蒙古東平太原平陽旱分遣西僧祈雨。乙丑何夢然馬天驥以臺臣劾罷。丁卯蒙古追治李璫黨萬戶張邦直兄弟及姜郁李在等二十七人罪。

都統張喜攻蟠龍城爲蒙古安撫使楊文安所敗喜潛師宵遁出得漢城文安遣兵又襲敗之。五月乙亥蒙古遣索托延郭守敬行視西夏河渠俾具圖來上。庚辰以何夢然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姚希得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提舉洞霄宮。乙未安南表進方物詔卻之仍厚賚以獎恭順。己亥蒙古以中書右丞鈕祜祿納哈爲平章政事。六月甲辰朔知衢州謝堃因土寇詹沔焚掠常山縣棄城遁臺臣言詹沔之變乃謝堃任都吏徐信苛取激之詔斬信籍其家堃削秩不敘。乙巳蒙古主召王鶚姚樞赴上都竇默僧子聰嘗偕樞等入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次日復侍幄殿獵者失一鶚蒙古主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蒙古主惡其迎合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子聰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能感悟如此。乙丑命董宋臣兼主管御前馬院御前酒庫帝眷宋臣不衰未幾宋臣死。夏貴攻虎嘯山蒙古宣撫使張庭瑞新築城當礮皆裂立柵守之柵壞乃依大樹張

牛馬皮以禦礮貴以城中飲於澗外絕其水道庭瑞賁洩瀉土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脣皆瘡裂堅守踰月不懈帥府參議焦德裕援之夜薄貴營令卒各持三炬貴驚走德裕追之敗貴於鵝谿。史中統二年以後徐氏後編遂於中統二年未全載庭瑞傳非也元史焦德裕傳載在中統四年以後或疑中統四年事按是年即景定四年夏貴未爲四川制置使也世祖紀至元元年六月宋制置使夏貴欲攻虎嘯山蓋即其事特言之不詳耳今酌書之。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微文昌及北斗見東北凡四十餘日今從宋史。丁丑避殿減膳詔中外直言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趙景緯上封事曰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賸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隔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還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詔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它說以自解毛舉細

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爲名臣蒙古劉秉忠請定都於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乙卯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仍舊丁巳蒙古詔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大赦蒙古主召翰林侍制孟攀鱗入見攀鱗條陳政務如郊祀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務百姓庶官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爲長久之計蒙古主咨問者良久復與論王鶚許衡優劣攀鱗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可爲後學矜式蒙古主深然之百一鶚之字仲平衡之字蒙古主數呼諸臣之字故攀鱗亦以字對戊午彗滅甲子復見於參趙景緯復上言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肆大眚固所以廣仁恩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除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祕書郎王應麟疏論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心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忤賈似道意故應麟及之高斯得自罷歸杜門不出至是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已未庚申之歲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踊民命如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

暴賈似道匿其疏不以聞辛未彗化爲霞氣而散自見至滅凡四十餘日九月壬申朔蒙古立翰林國史院辛巳蒙古主至自上都建寧府學教授謝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極言權姦擅國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校文發策怨望騰謗大不敬乙未謫居興國軍（改異元文類載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云至元初長星竟天臨月我師壓江上先生憤買竊政發策十問然其時元初未嘗即壓宋史本傳）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益竭似道又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敝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其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旁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自銀關行物益貴而楮益賤冬十月壬寅朔高麗國王王植入朝于蒙古乙丑帝有疾丁卯帝崩帝多嗜慾怠於政事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權移姦臣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終始兵連禍結疆土日蹙拘留聘使自速滅亡崩年六十一皇太子禔卽位尊皇后謝氏曰皇太后時有議太后垂簾聽政者權參知政事葉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乃止以太后生日爲壽崇節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并欲遷其郡守向良及官吏親屬於內地蒙古都元帥楊大淵遣從子文安邀擊之昌立柵椒原以守大淵合兵攻之連戰三日獲祁昌并得其所獲官吏親屬十一月丙戌帝初聽政御後殿進葉夢鼎

參知政事命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
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詔求直言
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魯伯
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燦洪天錫湯漢等赴
闕夢鼎力辭新命賈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燦
必不至帝亦慰留之詔躬行三年喪復濟王竑元
贈少師節度使有司討論墳制增修之趙葵疏陳
邊事曰老臣出入兵閒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
賈似道見而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之言也御史
劾宦官李忠輔何舜卿等贓罪並竄遠方壬辰蒙
古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初中書左右部阿
哈瑪特阿哩領之阿哈瑪特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
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
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賣小鹽越境販賣民貪
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
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至
是罷左右部以阿哈瑪特爲平章政事阿哩爲中書
右丞蒙古廉希憲建言自開國以來納土及始命
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
邑長吏皆其卑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
黜陟蒙古主從之庚午詔罷諸侯世守立遷轉法
蒙古以張惠行省山東惠至官以銀贖俘囚二百餘
家爲民其不能歸者使爲僧建寺居之山東民因李
壇之亂被軍士擄掠者甚衆惠大括軍中悉縱之又
奏選良吏去冗官民瘼以蘇辛丑詔改明年爲咸
淳元年壬寅戒賊吏絕貢羨餘甲辰詔以生日

爲乾會節是歲蒙古真定順天河間順德大名濟
南東平泰安高唐洛磁曹濮濟博德濱棣等府州大
水蒙古張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
董文用爲行省郎中以河渠副使郭守敬從中興自
瑄搭哈舊作譚都之亂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爲
書置通衢諭之民乃安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
得蜀士陷於俘擄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
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爲一變先是古
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
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
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牐
堰皆復其舊遂壅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
水田民之歸者四五萬悉授田文用造舟黃河中受
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遜克特穆爾舊作只必
今改帖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無厭行省不能支文
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
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
非汝等所當問願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傳者辨之王
卽遣其傳訊文用傳故中朝舊臣不肯順王意文用
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仁慈寬厚如王以重威
鎮遠方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
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傳驚起白王王卽
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
廷宜勿怠由是譖不行而省府事始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八起嘉祐赤奮若正月盡有奇雍乾後九月九年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諱繼太祖十一世孫父嗣

熙四年四月九日生于紹興府崇寧初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神言帝命汝發然非汝家所有嗣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人黃氏亦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十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新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許神器焉淳祐六年十月賜名孟堅以皇姪入內小學十年正月封益國公十年正月改賜名改進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正月改賜今名進封永嘉郡王二年十月進封忠王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為皇太子

咸淳元年蒙古二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丞相

賈似道請為總護山陵使不允尋下詔獎諭癸酉直

學士院留夢炎疏留似道甲戌諫議大夫朱勳孫等

亦請改命不報以牟子才為翰林學士力辭帝在

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子才求去不已以資政

殿學士致仕尋卒己卯蒙古以鄧州監戰諾海一作

今改懷新舊軍萬戶董文炳並為河南副統軍甲申

蒙古申嚴越界販馬之禁違者死乙酉以河南北荒

田分給蒙古軍耕種蒙古千戶楊文安俘得漢守

臣向良家屬以招良良以城降於蒙古二月辛丑

朔南軍與蒙古元帥約哈蘇一作蘇戰于釣魚山而

敗沒戰艦百四十六艘甲辰蒙古初立宮闈局

丁未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丁巳蒙古主如上都蒙古主嘗召崔斌斌下馬步從

對蒙古主曰汝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圖一作安圖

史天澤對蒙古主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

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感歎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

下裁之蒙古主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圖

為相可否眾驩然呼萬歲蒙古主悅庚申置籍中

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壬戌以端明

殿學士王煥簽書樞密院事癸亥蒙古并六部為

四以敏珠爾多卜丹一作多卜丹為吏禮部尚書馬亨戶

部尚書嚴忠範兵刑部尚書帕哈哩一作別魯工部尚

書甲子蒙古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噶齊一作達魯

漢人充總管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蒙古以同

知東平路宣慰使保赫鼎一作寶合為平章政事山東

廉訪使王晉參知政事廉希憲商挺罷蒙古詔總

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

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

會三月甲申葬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

明安孝皇帝于永穆陵廟號理宗丁亥蒙古救邊

軍習水戰屯田乙未蒙古罷南北互市括民閒南

貨官給其直蒙古以遼東饑發粟賑之夏四月

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

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

山陵事竣似道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

古兵攻下沈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

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事軍

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

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

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

五月庚寅蒙古令軍中犯法不得擅自誅戮罪輕斷

續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八 宋紀 度宗端文皇帝

遣重者聞奏。閏月乙巳，以久雨，京城減直糶米三萬石。自是米價高，卽發廩平糶以爲常。丁未，發錢二十萬贍在京小民。二十萬賜殿步馬司軍人。二萬三千賜宿衛。自是行慶恤災，或遇霖雨雪寒，咸賜如上數。癸丑，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尙書馬廷鸞簽書樞密院事。召高斯得爲中書舍人，兼侍講。斯得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癸亥，蒙古移素蜀行省於興元。丁卯，蒙古以平章政事趙璧行省於南京，廉希憲行省於東平。姚樞行省於西京。蒙古詔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戶數繁庶，且當衝要者，不須改併，其戶不滿千者可併則併之。附郭縣止令州府官兼領。於是併省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六月己卯，蒙古參知政事王晉罷。

乙酉，名理宗御製閣曰顯文，置學士待制等官。

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徑之私獻者必誅。時帝多內寵，故宗禮以爲言。宗禮嘗以詩進講，因言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慎獨也。帝擢宗禮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秋七月辛酉，蒙古益都大蝗饑，命減價糶官粟以賑。癸亥，以諒陰命宰執類試阮登炳以下，依廷試例出身。八月己卯，蒙古諸宰執皆罷，以安圖爲中書右丞相。巴延舊作伯顏今改爲左丞相。安圖時年二十一，入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蒙古主曰：「朕熟思之，無踰卿者。」巴延少隨其父於西域。宋王實喇圖舊作旭烈今改遣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偉曰：

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恆出廷臣右，益賢之。敕安圖以女弟妻之，曰：「爲巴延婦，不慙爾氏矣。」至是拜左丞相。諸曹百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蒙古元帥阿珠舊作阿尤今改率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高迪迎戰，皆死之。詔各官其一子。總管方富由開州運糧餉達州。蒙古千戶楊文安邀擊之，富被擒。蒙古以文安充東路征行元帥。戊子，蒙古主歸自上都。九月庚子，蒙古皇孫特穆爾舊作鐵木爾今改生。燕王珍戩舊作真金今改子也。蒙古大名大水管民總管張宏範輒免其租賦，朝議罪其專擅。宏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蒙古主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租，倉雖實而民死亡。且盡明年租將安出？若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恆收。非陛下之大倉乎？』蒙古主曰：『知體，其勿問。』壬子，命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之賢能者，各上其名錄用。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恥，嚴鄉學，擇守令，黜貪污，讞疑獄，任儒帥，修役法。」起居郎兼侍讀湯漢言：「陛下持敬心以正百度，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隳其法度。政事必主於朝廷，而預防夫私門，人才必出於明揚，而深杜夫邪徑，帝不納。」先是，蒙古主以安圖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楊誠於益都，俾議中書省事。及衡至，陳時務五事，其一曰：「考之前代，北方之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夫陸行宜車，

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積百有八十餘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亦是亦積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也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姦人因

以爲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議其無法無信此無宅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于愛憎不蔽于喜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于知下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故人君惟無喜怒也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妄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奪者未必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可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耶漢高帝起布衣天下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

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其四曰：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歐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來，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皆不可期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也。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士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蒙古主嘉納之，夏貴率軍五萬攻潼川，蒙古都元帥劉元禮所領纔數千，衆寡不敵，諸將登城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乃出戰。貴軍卻走，復大戰於蓬溪，自寅至未，勝負不決。元禮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里，

爲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即持長刀突陳，將士咸奮，貴兵大敗。元禮元振之弟也。蒙古主召而厚賚之，命復還潼川。元禮遂立蓬溪寨。冬十月己卯，蒙古享於太廟。蒙古安圖言事忤旨，董文忠曰：丞相素有賢名，今秉政之始，人方傾聽，所請不得，後何以爲？遂從旁代對，懇惓詳切，蒙古主從之。十一月辛丑，以禮部尚書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庚午，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改，及刑部所掌事千人，命尚書嚴忠範年少，宜選老于刑名者爲之。又請罷北京行中書省，別立宣慰司，以控制東北州郡。竝從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晚未幾，子貞以年老告退，蒙古主慰留之。己丑，蒙古瀆山大王海成敕置廣寒殿。

咸淳二年蒙古三年春正月壬子，蒙古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哈瑪特爲使，阿哈瑪特專以培克爲事。左右司郎崔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屢言其姦惡，蒙古主不聽。癸丑，參知政事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蒙古許衡以病告安圖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旣還，念之不釋。蒙古